

博客丛林

永远的感动

郭法章

千多字的报告文学《县委书记》，诗和报告文学先后发表在1964年12月10日的《河南日报》和1965年1月号的《奔流》杂志上。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发表后，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了反响，同时也引起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的注意，随后便有了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这篇著名的长篇通讯，焦裕禄这个名字也迅速传遍中国……

直至若干年后，我在与同豫昌同志的多次谋面中，每当谈起焦裕禄，他依然充满了深深的感情。时隔几十年，他甚至能够准确地背出焦裕禄日记中的一段话：作为一个革命战士，就要像图书记的那样，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，还是在冰天雪地的严寒，永不凋谢，永不褪色；还要像杨柳一样，栽在哪里活在哪里，根深叶茂，茁壮茂盛；要像泡桐那样，抓紧时间，迅速成长，尽快的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力量……

2004年仲秋，时任二七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我为了采访因病去世、曾在二七区二十二中任教的全国优秀女教师吴玲的事迹，赶赴开封吴玲的老家，看望吴玲的父母。在交谈中我意外得知，吴玲的母亲当年曾在兰考县林业科工作，并曾多次跟随焦裕禄同志一起战斗在根治风沙的战场，亲眼目睹了焦裕禄同志那一件件感人的事迹，亲身感受到了焦裕禄同志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孺子牛精神以及人民群众对他的深切爱戴之情。“……焦书记住院的消息传开后，四乡八村的老百姓拥到县委，都来问焦书记你回来呀……有个叫靳梅英的老大娘，听说焦书记去世了，大黑天摸到县城，看见宣传栏里有焦书记的遗像，就坐在马路上，愣愣地看着遗像一动不动。那时，天上正下着倾盆大雨……”

听着吴玲母亲深情的诉说，我已是满颊泪水。焦裕禄——吴玲，吴玲——焦裕禄，这两个伟大的形象如电影里的

蒙太奇镜头一般，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闪现、切换。一个是县委书记，一个是人民教师，他们虽然工作岗位不同，但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共产党员！并同样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——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。因为有了坚定的信念，焦裕禄可以忍受着肝病的痛苦，不知疲倦地奔波在改变兰考贫穷面貌的战场；因为有了坚定的信念，吴玲可以忍受着癌病的折磨，奋力拼搏在三尺讲台……

从老作家激动的泪水，到吴玲母亲深情的诉说，我明白了什么是民心所向；当焦裕禄的小儿子、杞县县长焦跃进进到数万辆的大蒜被首都市民抢购一空；吴玲老师去世以后，在通往殡仪馆的路上，为什么站满了胸戴白花的学生和家，甚至连出租车司机也自愿加入了送行的行列……焦裕禄把人民当父母，吴玲视学生如骨肉，正因为他们对人民倾注了无限的爱，向党和国家奉献出了忠心赤胆，才赢得了人们无尽的追思和怀念。

“有的人活着，可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但他永远活着！”焦裕禄和吴玲便是愈远而愈高弥存的人，他们的精神将永远光芒四射，并将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感动……

但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——发抖，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等。对于这一迹象，大家都认为很正常——领导被抓了，抖抖没什么。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。这个人叫余大成，时任兵部职方司郎中。

祖大寿刚走，他就找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，对他说：“敌军兵临城下，辽军若无主帅，必有大乱！”

梁廷栋不在意：“有祖大寿在，断不至此！”

余大成答：“作乱者必是此人！”

梁廷栋没搭理余大成，回头进了内阁。

在梁部长看来，余大成说了个笑话，于是，他就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。

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，也就是笑笑，但周大学士不是一般人。

周延儒，字玉绳，常州人，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

周延儒同名的名气，是很大的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翻明史的时候，曾专门去翻他的列传，没有查到，后几经查找才发现，这位仁兄被归入了特别列传——奸臣传。

奸臣还不好说，奸是肯定的，此人天资聪明，所谓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那是谦虚的说法，事实上，他是那一年的状元，不但考试第一，连面试（殿试）也第一。

听到这句话，嗅觉敏锐的周延儒立即起身，问：“余大成在哪里？”

余大成找来了，接着问：“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？”

余大成回答：“必反。”

“几天？”

“三天之内。”

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栋，密切注意辽军动向，异常立即报告。

第一天，十二月二日，无事。

第二天，十二月三日，无事。

第三天，十二月四日，出事。

祖大寿未经批示，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，他没有投敌，临走时留下话，说要回辽东。

回辽东，也就是反了，皇帝十分震惊，关宁铁骑是精锐主力，敌人还在，要都跑了，摊子怎么收拾？

周延儒很镇定，他立即叫来了

余大成，带他去见皇帝谈话。

皇帝问：祖大寿率军出走，怎么办？

余大成答：袁崇焕被抓，祖大寿心中畏惧，不会投敌。

皇帝再问：怎么让他回来？

余大成答：只有一件东西，能把他拉回来。

这件东西，就是袁崇焕的手谕。

好办，马上派人去牢里，找袁督师写信。

袁督师不写。

可以理解，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，关进了号子，有意见难免，加上袁督师本非善男信女，你别说，就不写。

急了，内阁大学士，外加六部尚书，搞了个探监团，全跑到监狱去，轮流劝说，口水乱飞，袁督师还是不肯，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：“我不是不写，只是写了没用，祖大寿听我的话，是因为我是督师，现我已入狱，他必定不肯就范。”

这话糊弄崇祯不行，余大成是懂业务的：什么你是督师，他才听你的话，那崇祯还是皇上呢，他不也跑了么？

但这话说过，就没意思了，所以余大成同志换了个讲法，先捧了捧袁崇焕，然后从民族大义方面，对袁崇焕进行了深刻的教育，说到最后，袁督师欣然拍板，马上就写。

拿到信后，崇祯即刻派人，没日没夜地去追，但祖大寿在跑得很快，追上的时候，人都到锦州了。

事实证明，袁督师就算算行去卖油条，说话也是算数的，祖大寿看见书信（还没见人），就当即大哭出声，二话不说就带领部队回了北京。

局势暂时稳定，一天后，再度逆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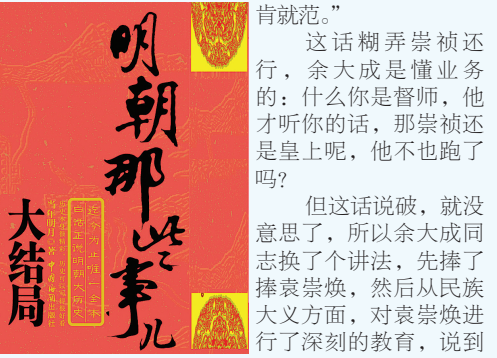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月十七日，皇太极再度发起攻击。

这次他选择的目标，是永定门。估计是转了一圈，没抢到多少实在玩意，所以皇太极决定，玩一把大的，他集结了所有兵力，猛攻永定门。

明军于城下列阵，由满桂指挥，总兵力约四万，迎战后金。

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，古代游牧民族在玩命方面，有优越性。

经过整日激战，明军付出重大伤亡，主将满桂战死，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，未能攻破城门，全军撤退。



新书架

《岛》

张卫平

英国作家希斯洛普的《岛》，引领着读者蜿蜒地寻觅着一个神秘的所在。

斯皮纳龙格岛：1903年至1957年间，该岛是希腊主要的麻风病隔离区。《岛》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，那是将近半个多世纪以前。伊莲妮一家两代人都跟这个小岛有着不解之缘，她们相继因为患有麻风病被隔离到这里，而伊莲妮的丈夫专职给小岛提供补给。那个时代，麻风病是跟现在的艾滋病一样的不治之症，甚至比艾滋病更恐怖，谁得了这种病，就会被唾弃。他们将病人驱逐到斯皮纳龙格岛，避免传染，无论你是个耄耋老人，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一无例外，任凭你去自生自灭。我在阅读这部骇人听闻的小说时，总是感到寒气逼人。

在一个被世界抛弃的角落，一群等待死神降临的病人，有自己的图书馆，有自己的酒吧，后来又有了自己的电影院，别人都认为小岛是个人间地狱，而其实对当事人来说却是世外桃源，起码没有偏见和歧视，大家平起平坐。作家用喜剧语言来书写悲剧故事，不惜笔墨地铺陈着小岛的日常生活，使场面立体化，叫读者领略到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，不由你不受感染。

小说中两姐妹的爱情，其实都是佐料，是噱头，是将读者引向小岛的诱饵。玛丽娅是作家理想中的女性形象，端庄、雅致而高贵，是我们在许多经典名著中常见的那种，但是她依然能感动我们，因为这样的女性是不朽的！我们可以设想，假如世上再没有玛丽娅这样的女性，那么我们的世俗生活将失去多少色彩？

在城里住得久了，我常常怀念起少年时的乡村生活。尤其是回忆起每年的农历五月，回忆起在故乡麦收时的情景时，仿佛那沁人的新麦香味又扑面而来，那满眼金黄的麦浪又在眼前荡漾……

故乡的五月，是成熟的季节。走出村，满眼是金黄的麦浪。风儿送来新麦的馨香，布谷鸟在天空上下翻飞：“麦秸垛垛，麦秸垛垛……”硕大而又饱满的麦穗儿像一个含羞带涩的闺女儿微微低垂着头，好像在说，快来收割吧！他们已经熟透了，不能再等了……

是啊，不能再等了。你看，太阳在催促哩。收割前的那几日，日头格外地毒，往日暖融融的阳光晒到人身上火辣辣的。热风阵阵，远望去，天空中闪烁着一道道银线。麦熟一响，早上看着还有些泛黄的麦穗儿经过一上午日头的暴晒，下午就变得焦黄了。村人们纷纷走向田野，掐一把麦穗儿，两手一揉，吹去麦皮，手里便卧着一窝窝饱满的金黄的麦粒儿。拣几粒摞进嘴里，“咯嘣”一声，好香！“好啦，管收割啦！”他们几乎



小路(摄影)

春树

随笔

故乡的五月

李庆伟

黑黝黝的田野里，只听见一片“沙沙”的割麦声。间或传来新婚小两口唧唧的低语声，突然一串“咯咯”的笑声。夜鸟儿也被他们的笑声感染了，“麦秸垛垛，麦秸垛垛……”叫声更加清脆响亮起来。

啊，故乡的五月，你是收获的季节！大车小把把成垛的麦子拖进打麦场。于是，牛拉石碾的轱辘转动起来了，脱粒机欢唱起来了，四轮车带着石碾奔跑起来了。“噼里啪啦”的炸裂声中，金黄的麦粒儿蹦出来了。人们的欢叫声，机器的歌唱声交织在一起，谱写成了一曲丰收的交响乐，一曲田野大合唱。

傍晚，在夕阳的余晖下，随着悠悠的东南风，人们挥动木锨，把一锨锨麦

子呈线形洒向空中。风呼呼地吹着，吹去了麦皮碎屑，“扑嗒嗒”落下的是金子一样的麦粒。那“金山”越堆越高，村人们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，女孩子们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那迷人的笑靥漾满了甜蜜，漾满了欢乐，漾满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

女人孩子们从家里抱来布袋麻袋，围着岗尖岗尖的麦堆，他们装着笑着，一天的疲劳不知不觉就消失了。看着那大袋小袋垛成垛的麦子，男人们悠闲地抽着烟卷，孩子们围着麦堆奔跑撒欢，女人们从家里端来了热腾腾，香喷喷的饭菜，亮开嗓门喊：“娃他爹，吃饭啦！”

啊，故乡的五月，你是丰收的季节！你是欢乐的季节！

这是我对小时候故乡麦收时节的美好回忆。时代在前进，随着收割机的普及，随着麦收进程的缩短，过去那种麦收时节紧张忙碌的景象渐成了美好的回忆，但是，这美好的记忆却像一坛老酒历久弥香，醇香而又绵长，永远储存在我的记忆里。

小小说

取名专家

孔兴民

我应聘进了一家取名公司，专门给人取名字。咱们国家人口众多，每天不知有多少新生儿需要取名字，而有了名字需要改名字的，也难以计数。公司的前景，我是非常看好的。

我第一天到公司上班，就做了好几笔业务。我的第一个顾客，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。他说他叫“白痴”，在一家灯泡厂打工。因名字没取好，大家不是叫他“白吃”，就是叫他“白痴”。他想把名字改了，自己改又改不好，于是就来取名公司请专业人士改。我给小伙子讲了名字的分类，然后问小伙子想改个怎样的名字。小伙子说他想当老板，名字要像老板的名字。我说老板有钱，拥有的金钱可以堆成山，就改名叫“白鑫”吧。小伙子说他们灯泡厂已有好几个人名“鑫”了，他们厂长就叫“鑫”。小伙子这么说，我只好给他另改一个名字。我想了一下，突然想到“脑白金”，于是给小伙子改名叫“白金”。小伙子这回满意了，没再提出异议。

我的第二个顾客，是某局的科长。他说他当科长当了十几年，如今还是个小科长。他得不到提拔，他认为跟他的名字有关，他叫“高升”，从高处往下沉，怎么升得了？我说你就改名叫“高升”吧，大家见到你都叫你“高升”，连你们局长见到你也这么叫，你不升才怪。他听了连连点头，认为我说得极是。

第三个顾客，是个孕妇，她要我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。我问她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她说她不知道，不知道是男是女，那怎么取名字？她说就取两个名字吧，一个是男孩的，一个是女孩的，哪个能用了就用哪个。我说这要多收费，她说多收费就多收费吧，只要名字取得好，不像她老公取的就行。她老公取的名字，不是像乡下人的名字，就是像他的名字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剃头匠的名字。我问她老公叫啥名字，她说叫“李万发”。给成千上万的人理发，不是剃头匠是啥？她嫌她老公的名字不好，我立即抓住商机，建议她将老公的名字改了，她就豫一

阵后同意了……

孕妇离去后，又来了个中年汉子，他想给他9岁的儿子改名。他说他儿子叫“周杰伦”，跟港台歌星周杰伦同名。他给儿子取名时并不知道歌星周杰伦，否则他就不给儿子取名叫“周杰伦”了。他不想他儿子长大后成为歌星，而是想儿子将来成为大科学家。我说如今崇拜歌星的，大都是思想幼稚的青少年。他们思想成熟后，就不会崇拜歌星而是像你一样崇拜大科学家了。你儿子叫“周杰伦”，现在他也许会以此为荣，将来就会怪你没给他取个好名字了。爱因斯坦和牛顿，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，你儿子就改名叫“周斯坦”或“周顿”吧。中年汉子问我，爱因斯坦和牛顿谁更伟大？我说两人各有千秋，难分伯仲。中年汉子斟酌一番，最后决定儿子改名叫“周顿”，“周顿”比“周斯坦”叫起来似乎更顺口一些。

我在取名公司就这样每天给人取名字、改名字，后来竟出了名，大家都叫我“取名专家”。我出名后，想把自己的名字改了，因为我名字实在是不咋样。你问我我现在叫啥名字，很抱歉，我没法告诉你。我绞尽脑汁想啊想，至今都还没给自己想出一个好名字来。



山水(国画)

正林

连载

“我同意弗兰克的意见，后发制人，看他拿了SK的钱到底到北京干什么，要见什么人，打通什么关系，然后我们可以在北京帮他疏通关系，在北京送给他。现在的关键是，怎么向于志德解释？你们有什么好主意？”

“我看这样，”欧阳贵说，“钱必须由张亚平支付，我们见到您有不同意见，想当面在北京见到于总之后，再和张亚平签订协议，让张亚平付款。”

“那就跟张亚平打声招呼，让他初十以后也来北京，带上准备好的钱。再跟于志德打一声招呼，就让我初十之后在北京请他吃饭，他什么时候有空我什么时候请客。还有，他在北京有任何困难，我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帮助他，请他尽管放心。”

欧阳贵与陆帆点头称是。何乘风挂上电话，欧阳贵与陆帆四目相对，两个人都露出既沉重又轻松的微笑。欧阳贵说：“张亚平那边我去说，于志德那边……”

“我来吧，”陆帆说，“我跟他解释。”说完他慢慢地回到房间，又静静地坐了几分钟，拨了于志德的电话。

友，一块儿热闹热闹。”

何乘风也哈哈笑道：“我最喜欢人多，是什么老朋友，王总透露一下？”

“见了就知道了。”王贵林带着他们走到一个大包间门前，亲自打开了门，乔莉走在最后，一进门便愣住了，SK的大中华区总裁汪洋正在与何乘风、欧阳贵握手，陆帆与付国涛、薄小宁也在打招呼。乔莉愣愣地走了进去，见薄小宁在打量自己，忙微笑了一下。一时众人寒暄完毕，分宾主落座，乔莉坐在最下首，旁边是晶通的一位办公室主任，还有一个秘书，姓邱。

这时，包间服务小姐已经给每个人都倒好了酒，王贵林与欧阳贵面前是满满的白酒，汪洋、何乘风等人面前全是红酒。王贵林看了看大家，举起酒杯说：“今天是一个团圆的日子，我这第一杯酒，要祝所有的朋友鼠年万事如意！合家幸福！”说罢，他满干了一杯，欧阳贵陪了一杯，其余人都喝了一口红酒。包间小姐赶紧上来斟酒，王贵林又说：“我这第二杯酒，要代于志德同志向各位朋友道歉，我知道大家都关心晶通的改制与发展，而且这段时间也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不管是SK的市场活动，还是餐思中国的行业峰会，都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。但是，于志德同志却做出了对不起国、下对不起家的事：携款潜逃！目无法纪！给党和国家、给晶通的干部员工，给各位朋友造成了损失！这都是我这个当领导的没有做好。”王贵林说到惨痛处，满是悲楚之情，“我自罚三杯，向各位朋友谢罪！”

乔莉大吃一惊，险些叫出声来！于志德携款潜逃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？逃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陆总没有告诉自己？她看着何乘风、汪洋、付国涛、欧阳贵、陆帆等人，整整看了一圈，没有一个人的脸上有吃惊或不解的神色，大家都静静地喝着王贵林满满地干了三大杯，屋子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

王贵林斟上了第五杯酒：“这杯酒，我要敬汪总和何总，你们都是中国最大外企的大中华区总裁，为了一个小小的晶通，你们能拨冗前来，我王贵林是万分感激，我自己干了这杯，以向你们表示感谢与尊敬！”

说罢，他又干了一杯。汪洋与何乘风连连举杯，各自喝了一口。王贵林放下酒杯：“大家吃菜，吃菜。”

浮沉

崔慕莉 著

春节后，乔莉回到北京上班已经几天了，一点事情都没有。陆帆说是在石家庄有事，欧阳贵也不在公司，她就天天坐在办公桌前上网。

忽然，电话响了，她拿起电话，居然是陆帆，“我跟你解释。”说完他慢慢地回到房间，又静静地坐了几分钟，拨了于志德的电话。

春节后，乔莉回到北京上班已经几天了，一点事情都没有。陆帆说是在石家庄有事，欧阳贵也不在公司，她就天天坐在办公桌前上网。

忽然，电话响了，她拿起电话，居然是陆帆，“我跟你解释。”说完他慢慢地回到房间，又静静地坐了几分钟，拨了于志德的电话。

春节后，乔莉回到北京上班已经几天了，一点事情都没有。陆帆说是在石家庄有事，欧阳贵也不在公司，她就天天坐在办公桌前上网。

忽然，电话响了，她拿起电话，居然是陆帆，“我跟你解释。”说完他慢慢地回到房间，又静静地坐了几分钟，拨了于志德的电话。

对得起国、下对不起家的事：携款潜逃！目无法纪！给党和国家、给晶通的干部员工，给各位朋友造成了损失！这都是我这个当领导的没有做好。”王贵林说到惨痛处，满是悲楚之情，“我自罚三杯，向各位朋友谢罪！”

乔莉大吃一惊，险些叫出声来！于志德携款潜逃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？逃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陆总没有告诉自己？她看着何乘风、汪洋、付国涛、欧阳贵、陆帆等人，整整看了一圈，没有一个人的脸上有吃惊或不解的神色，大家都静静地喝着王贵林满满地干了三大杯，屋子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

王贵林斟上了第五杯酒：“这杯酒，我要敬汪总和何总，你们都是中国最大外企的大中华区总裁，为了一个小小的晶通，你们能拨冗前来，我王贵林是万分感激，我自己干了这杯，以向你们表示感谢与尊敬！”

说罢，他又干了一杯。汪洋与何乘风连连举杯，各自喝了一口。王贵林放下酒杯：“大家吃菜，吃菜。”